

人生讲义

灯下漫笔

秋 蝉

◆叶剑秀

柔净之美

◆侯利明

朋友的母亲生病之后，弟兄三个商量着每家各照料一个月，为此他转了西安的店铺回到老家。我去探望时，他正在清洁老旧的台式电脑，整个屋里因为常年未住人而显得陈旧，我们两个人就轻声聊了起来，期间老人醒来他赶忙跑去卧室，低声安慰着母亲，与平时嗓门响亮的言谈判若两人。回到外间，他掏出湿巾，仔细地擦着手继续在键盘上运作。我留意到键盘老得掉牙，间隙里沉积着厚厚的灰尘，只有面上是干净的，接着他又接了个电话，挂掉后又顺手掏了张纸巾擦了擦手，我忍不住打趣道，想不到你竟然有洁癖。朋友听了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，此次回来以给老娘看病为重，家里的旧东西，先凑合着用。因为屋里光线昏暗，大白天开着灯，他微笑的脸上浮上一层温软气息。

不久后的夏夜到外面散步，深蓝色的天空上金色圆月晶莹如玉盘，风吹拂着，沐浴在皎洁的月色中，身心俱静，仰望整个浩瀚的夜空，除了几颗星子散落，天地仿佛都剔透无瑕。忽而想起那日与朋友的相会，此刻彼此的意境如出一辙。思忆，人至柔净到一定程度，呈现出的不止是一种独特的气质，更是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朋友的生意正是红火旺盛阶段，已然达到富贵程度，而他舍弃了那张看似昂贵的底牌，却凸显出身上可贵的品质。千金散尽还复来，人生亲情只一场，错过了花期明年还会再开，而父母的恩养一世仅只有一回。如果挑剔些来分析，朋友衣着随意，皮肤黑而粗糙，走在人群中不过是小城里再普通不过的男子，他那些商务装扮如解甲归田般放进旅行箱，却并不影响他举止从容，从内到外散发的气度。居住的小院铺着古老青砖，也被他用竹帚清扫得干净整洁，从都市中回归小城，他有能力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亦能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颇有几分刘禹锡的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的悠然韵味。

我还是有疑惑的，往昔的朋友是练摊出身，开始简装便行到处赴会卖商品，后来在小城开了几间商铺做起了老板，做生意时脱不了高呼大嚷的习性。后来发达起来到西安发展，做了代理商，垄断整个区域市场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与一家公司的老总谈生意非常顺利。两个商议着中午吃顿便饭，顺便把合同签了，店里有员工照看，妻子也跟了过来，席上朋友的妻不时对服务员呼来喝去，他也难掩财大气粗的本色，免不了颐指气使。对方老总没有等到饭毕，就借口上卫生间走掉，一大单生意就此错过。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、恶语相向的人，是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的，更会与机遇擦肩而过。当一个人的层次匹配，他的内心才会渐渐觉醒，具备高超的修养，谈吐柔净而富有张力，正如古语所形容：“水深而流缓，人贵而语迟。”没有心灵的柔软洁净为基础，就不会成为富有涵养的人，而一旦深入骨子里，将是一个人一生的名片与财富。

夏夜里漂浮着若隐若现的清香，耳机里低吟浅诵着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不由想起契诃夫说过的话：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，无论是面庞、衣裳，还是心灵、思想。我似乎在黑暗中遥望到一片素色荷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保持着内心的澄澈通透，历经风雨，满怀的初心与善意从未更改。纵使岁月深深深几许，生命最真的底色上，仍有最美的留白。

一场秋雨凉了季节，秋意渐浓。推开窗，一股清风扑面而来，带着薄如蝉翼的凉。窗外的雨线如织，下得多情而缠绵。忽有一声蝉叫传来，那声音嘶哑、孤独，略带几分无奈和抗争，脑海里瞬间蹦出一个词，噤若寒蝉。

想起蝉，心里不觉生出复杂的滋味。蝉的一生脆弱而短暂。在北方，幼蝉从农历六月六前离开土地，到生命的终结，在两个多月的经世行程中，它们把一生的命运交给了盛夏的乡村，选择村庄附近的树木生息，寄希望与人类为伴，借助聚居人群的活动，躲避荒野鸟类的肆意侵袭。可它们哪曾深谙人类好奇贪吃的特性，靓丽的羽翼和高蛋白的诱惑，招致人类戏谑快意的捕杀。或许它们不懂物竞天择时有的荒谬，遭此愚昧选择的惩罚，代价未免有些惨重。

幼蝉的出世，是一次华丽的转身，完成一次蜕变的过程，是一次富有哲理的演绎，精彩而炫丽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幼蝉出洞后，睁开懵懂的眼睛，慢悠悠地爬行，慵懒地依附于低矮的树干或枝叶上，悠然地分蜕。剥离躯壳只需短暂的时间，丝绸一样的羽翅很快伸展开来。出壳初始，幼蝉在孕育自己的躯壳上，作最后的依恋别离后，颜色鲜艳，大约一刻过后，色泽会逐渐加重。稍作振翼，寻找平衡的起点，而后迅疾飞离原地，便可自由飞翔，纵横于树木林间。

今年夏天，晚间散步，偶然与一只出世的幼蝉邂逅，惊然于它的爬行速度，恐慌且匆匆，拼命落逃的样子，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，分明感到幼蝉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。

蝉们一生的壮丽与辉煌，便是唱夏了。在晴朗燥热的夏日，雄蝉震动着翅膀，极似拨动美妙的琴弦，弹奏着曼妙唯美的乐曲。一只雄蝉的高亢演唱，即刻引来同伴的共鸣，纷纷加入合奏的行列，叫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夏日的天空。

雄蝉的叫声既不是发自喉咙，也并非来自翅膀，准确的发音部位在雄蝉的前腹两侧，上面各有一个大而圆的音盖，下面有像鼓皮似的听囊和发音膜。这发音膜内壁肌肉收缩振动时，蝉就发出声音来。雄蝉腹部还有气囊的共鸣器，发音膜振动时，褶皱和镜膜也跟着振动，声音就显得洪亮了。雄蝉的歌声忽高忽低，完全受制于发音膜外面音盖调节的节拍。

大凡乡村出生的人，对蝉鸣唱夏，有着深刻的记忆。蝉和人类的灵犀相通，心灵与生命的诉求也近乎契合。因蝉谐音禅，多少有了佛意的玄妙，因此也就有了诸多的文人雅士来颂蝉。古人诗词中有把蝉鸣描摹成思乡的歌谣，有颂扬为一种悠然的田园诗意，也有把蝉鸣喻为惆怅感伤、亲情别离的哀愁曲调。其实，这完全取决于听者的心境了。心情好时，那优美旋律，婉转悠扬，美妙绝伦，在幽静寂雅的环境下，听一曲蝉鸣，似木鱼声悠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，亦禅亦佛，简直是一种愉悦和享受，甚或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和修行。恰逢情绪低落，正遇伤怀之时，心生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”的孤独凄凉，那蝉叫便是聒噪烦扰，徒增几多烦恼了。

人类对蝉有着莫名其妙的尊崇和敬仰。民间的风俗里，在老者仙逝入殓后，依据家境、地位的不同，子孙们会将雕刻精美的玉蝉、石蝉放入棺材，或逝者口中，据说具有辟邪驱魔的作用。蝉即禅，佛禅保佑，照亮通往冥间通道，护送逝者平安升入天堂。还有一种寓意流传至今，用蝉的造型制作的胸坠，披挂在学子的脖子上，便什么都“知”了，自然就聪慧过人。灵验与否，无人考究。

不管怎么说，蝉终究是弱勢群体，匆匆来到世上，就被无数捕猎者的目光盯住。侥幸躲过最初厄运的，还要面临更多的凶险。鸟雀的追逐啄食，夏蝉来不及绝望的哀号，便成了果腹的美味。一只体积小于自己几倍的螳螂，臂刀斩在夏蝉的脖颈上，一任它怎么扑腾，最终也难以挣脱。尽管有“金蝉脱壳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精妙典故，皆为人类智慧的变通运用，羸弱的蝉只能是殉葬的笑料罢了。

夏蝉似乎也明白，夏天只有一个，光景对于它们无比的珍贵。于是它们厮守着季节的约定，履行操守，

敬业地抱紧承载命运的树干，穷尽生命的能量，不遗余力地去歌唱夏天，去丰富季节的完美，以此来践行自我的忠诚和效命，以期唤醒大自然的怜悯和同情，赐予它们生命的延续。

然而，世事无情。一场秋风秋雨，便把夏蝉的梦想打破，凄厉的风雨把夏蝉送往凋零的暮年。光阴的匆忙更替，令人感叹一种凄凉的悲鸣，夏蝉变秋蝉了。

秋蝉不仅是顺应节候的精灵，而且成了生命短促的象征。秋浓之时，委屈与悲凉的哀唱，依然缠绕在枝叶间，或许，弹完最后一曲，就该脱去薄纱青衣，瑟瑟蜷缩在树的褶皱里，遥遥曾经眷恋的绚丽夏日，回想斑驳了一季的歌声，伤感地流淌两道忧郁的秋水，只得退隐在秋天的路上，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肃杀和薄凉。

无论秋蝉怎么留恋着这个世界，用尽几近嘶哑的幽怨哀求，秋天终究是它们的宿命。几年甚至十几年生活在黑暗的泥土中，熬到夏天的出世，尽管倾尽全力歌唱夏天，而柔弱卑微的命运，挽回不了时光的轮回，秋蝉只能用转瞬即逝的青春，成就一段岁月的美好和黯然谢幕的祭奠。

浮华散尽是落寞，再多的不舍，终将陨落成怀念。退隐，也许是大自然的裁决，超脱，或许是又一次新的孕育和再生，因为还有来年，有所期待就好。

别动依稀咒起川奴困三十二季前
旗卷起农收戟黑手高悬霸王殿
有情始知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
稻粱千石浪淘地英雄下夕烟

七律·到韶山(书法) 章效民

滴水藏海

小处不可随便

◆安晓斯

新书架

《青草绿了又枯了：寻找战火中的父辈》

◆刘伟

《青草绿了又枯了：寻找战火中的父辈》书写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成立的抗敌演剧队的故事。曾为抗敌演剧队九队成员的程季华(电影史学家)保留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册。尤为可贵的是那本厚重的宜昌抗敌剧团资料册，里面有当年的一幅幅图片、一张张门票收据、一份份油印诗稿，带我们仿佛回到历史现场。作者严平据此爬梳史料，钩沉往事，又访谈有过同样演剧经历的黄永玉，写就了该书。书中还原了漫天硝烟中一群年轻人热血抗战的故事，写了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沉浮。据悉，书中大多数

书稿曾在《收获》杂志“他们走向战场”“遗失的青春记忆”专栏发表过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。

作者不仅还原了抗敌演剧队的历史，更是透过这一切向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诸多为人知的历史细节，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、人情冷暖。此外，该书还重点写到了战争中的女性的生存困境，以及她们为之付出的抗争与坚守。《沙滩上再不见女郎》《母亲的故事》《铁磁姐妹》等篇章，从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存、成长，以及岁月带给她们的磨砺与锤炼。

在秋天，我还会到山上去摘野葡萄、野苹果、柿子、山楂……鼓鼓囊囊带回家。这样做的后果是，口袋坏得特别快。晚上，母亲在灯下为我缝补，笑着摇头，轻轻说，你这孩子，你打算把整个山搬到咱家啊。

一晃经年。这天，我在城市的站牌下等车，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粒花生——是母亲从乡下坐车送来的，高高抛起，然后抬头，让它准确地掉进嘴巴里——小时候，我常这样做。众人皆看我。我自个儿微笑。他们不知道，我是以这样的方式，向故乡的秋天致敬。

如果可以，我愿把故乡的秋天压缩打包，放在最贴心的口袋里，这样，无论离开村庄有多久，离得有多远，内心里都会是充实的，都会如秋天一般丰盈，就像我永远是从故乡的少年，就像我从未离开过。

国民党元老、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的办公室，设在西安一个很偏很背的巷子里。因为那里很僻静，很多人内急了就在巷子里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小解。夏天气温高，风一吹，办公室里就飘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没办法，于老就写了一句话：“不可随处小便。”让副官贴在路人经常小解的地方。

这天中午，一个姓李的书生正在那里小解，猛地一抬头看见了于老的字，大喜过望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一向仰慕于老墨宝的书生就乘着糨糊还没有干，恭恭敬敬地把字揭了下来，装裱好挂在自家房间。当然，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将这幅字挂起来，而是在装裱的时候，动了动剪刀，变了变次序，就成了“小处不可随便”这句名言。

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“小处”随便了，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了许多麻烦。有时候，因为把不住“嘴”，给自己惹来了祸端。言多必有害，话多是非，“嘴”在一张一合间，就有可能引火烧身。所以，谨言慎行，务必牢记于心。

大千世界，纷纭杂乱，置身其间，有时难免茫然。每天面对那么多繁杂的事务，以一瞥警惕之心处世，用一双明亮之期待人，才能进退自如、游刃有余。从古至今，无数鲜活例子表明，于“小处”务必小心谨慎，于“大处”则更不能“随便”。生活是把双刃剑，稍不注意，就会伤了他人也伤了自己。

小处不可随便，这句话看起来普通，实则蕴含着很深的哲理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生存之艰难困苦不言自明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时刻谨记“小处不可随便”这句名言，学会在夹缝中修身养性、成长壮大。生活坎坷，生存不易，下功夫练就人生的十八般武艺，方能活得自在。

人与自然

把秋天装进口袋里

◆曹春雷

它们还没来得及吃的，当然归我了。傍晚回家，我的口袋都装得满满的——那时母亲给我做的衣服，口袋特别大。母亲会给我一个煮鸡蛋，作为奖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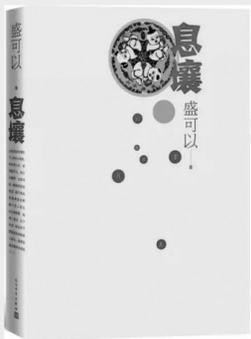
收获过的豆子地也常去，和麻雀、喜鹊们争抢，装一兜回家，第二天清早，街上卖豆腐的梆子声响起后，端一瓢豆子出去，换一碗豆腐回来。

在村小上学时，午休，我常常和几个同学，带着瓦片，偷偷翻过

墙头去，到附近田地里拾豆子，然后将瓦片放在两块石头上，架起来，再捡些干柴，生起火，烤。不一会儿，黄豆就啪啪爆了。吃在嘴里，咯嘣脆。吃剩的放进兜里，翻墙回学校，课间吃。

有时不烤豆子，跑得远一些，去摘酸枣。回到学校，从兜里掏出来，一把一把的，分与班里的女同学吃，对男同学嘛，就吝啬了，只给几粒。这是课间最好的零食。看着就喜欢，红玛瑙一样。

连载



人们注意到这时的初云连鞋子都干干净净的，好像原先积了一层垢进城后全部洗掉了。皮鞋子擦得雪亮，烫了一个满发。穿得洋气不过了。于是反过对来对初云又有些猜疑，莫不是两公婆都在外边干着各的，扯个平手，所以不吵不闹。这一假设获得大家的广泛赞同，人们心中的疑惑因此也得到了解释。只有卧室里的灯泡闭眼睡觉之后听到黑暗中初云的话。

毛堂客的男人在建筑工地做事，有的是力气。打起人来也是有得轻重，不管死活的，我怕你吃亏。前几天找毛堂客说了，请她帮忙担点，莫搞出么子乱子来，到时得有办法收拾。

阎真清进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其中某个晚上比较关键。那晚他坐在自家阶基上，手里打火机火苗一明一灭，眼睛望着进城的的方向，不管死活的，我怕你吃亏。前几天找毛堂客说了，请她帮忙担点，莫搞出么子乱子来，到时得有办法收拾。

很难确切分辨他的亢奋是因为一万块钱的刺激还是檫粉的药性，脸上像喝了酒一样发红，连眼睛也像酒精浸泡过。孤傲的光泽重新回到他的脸上。他突然觉得今天晚上不想一个人睡觉，他知道那根荒野里的母电线杆子和他曾经互相给对方感到寂寞。这没什么难的。他给了她几张百块钱，说他本想在城里给她买件衣服，但苦于对她的尺寸一无所知，今晚我特别想好好地量一量你。

那根母电线杆子说她也不知道他的尺寸，连她丈夫的尺寸也记不得了，那死鬼在深圳的建筑工地日搞夜搞，只怕要到过年才能回来。当晚两根电线杆子电线交缠电火闪闪，夜晚就这么不孤单了。

一来二去，总有些门窗不够牢固泄露光线，走漏风声。他那是拿自己老婆辛辛苦苦挣的钱乱搞。初云也是碰运气？最刺激阎真清的便是这种昧着良心的人嚼一些伤他尊严的舌头，他正是听了这样的侮辱觉得有必要堵一下他们的嘴。于是他说出那次街上遭遇的车祸，搭帮祖宗菩萨坐得高捡了条命，差点断腿变残

废，车主怕担大责任丢一坨钱私了跑了。所以这钱是真正的血汗钱，他流了几碗血换来的。自然，他也不承认那些电光闪闪的夜晚，他从她家后门溜进去，或者她从他家后门溜出来，狗汪汪吠叫时的惊心动魄。但是大家很早就替初云叫苦，嫁给一个寸事不做的男人，钱不赚一分背地里搞起亲家母来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比飞鸽传信还快，初云还没回村，消息就传到她耳朵里去了。

她也没有立即赶回来分个青红皂白，还是平日慢半拍的性子，等到她认为该回来的时候回来了。很多耳朵侧着倾听她家传来的声音，没有摔罐子敲桌子砸碗盆的交响乐，也没有男女高音二重唱，屋子里虚空的地方都塞满了寂寥。

人们后来看到初云在园子里撒播菜籽，和阎真清说了几句话，大意是要他早晚浇些清水，不然到时候不发芽，就得去别人的园子里扯蔬菜吃。有眼尖的人看到她某天早晨进了那根母电线杆子的家门，在里面待了四五分钟后平平常常的离开了。